



连日来，中超确定开赛日的喜悦已然不再，问题俱乐部的典型重庆两江竞技在开赛前再度暴雷。本周开始，重庆两江俱乐部停止了官方训练。5月18日，重庆俱乐部的员工和一线队队员在俱乐部大门口拉起了巨幅讨薪横幅。其实纵观这两年重庆这家俱乐部的困境，这种激烈的讨薪方式已经不再让人意外。球员和员工的生存问题已经到了极限，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希望当代和当初承诺承担俱乐部运营的几方能够将过去的欠薪补齐，同时他们更加希望重庆的足球火种能够延续下去。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南重



两江暴雷停训，生存已到极限

重生渺茫，球员硬核讨薪



忍耐到极限爆发不意外

临到进赛区之前，重庆两江竞技爆发了罢训、罢工以及讨薪的重大事件。这样的举动，对于很多了解这支球队的人来讲，已经不是意外，大家更意外的是，在这个阶段才将矛盾彻底爆发出来，实在有些迟了。

本周一，重庆两江俱乐部一线队队员向主教练张外龙提出，如果再不解决欠薪问题，他们就不再按照要求训练。身为主教练，面对俱乐部欠薪或者运营的问题，他只能把情况反馈给管理层，而恰好重庆俱乐部的管理层在不久之前刚刚更换。当代集团新派来的老总，不管俱乐部和一线队事务，只负责和相关政府部门对接。现在的局面，在俱乐部内部已经属于求告无门、束手无策的境地。

这样的惨状和无助感，逼得一线队球员和员工，只能选择用最激烈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诉求。5月18日，他们在俱乐部门口拉起了巨型讨薪横幅，引起了路人围观，事态也很快发酵到整个城市乃至全国。中国足协原原本本是想让山东泰山队和重庆两江竞技打新赛季联赛的揭幕战，也因为重庆俱乐部随时可能解散的缘故，不得不更改了赛程。

重庆两江竞技的困境由来已久，最早要追溯到2019赛季，从小克鲁伊夫带队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面积欠薪。2020赛季，在大半个赛季都欠薪的情况下，重庆队依旧拿到了联赛第六名，当时的资方当代集团就已经产生了要放弃俱乐部的念头，股权改革的概念也才正式提出。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所有一线队球员和工作人员都在等待中度过，其间他们又经历了一个赛季的联赛煎熬。而过去的2021赛季，重庆队卖掉了成熟的主力球员求生存，只剩下十三名还能踢球的球员完成了一整个赛季的任务。去年一共经历了三个间歇期，每一个间歇期都有所谓的“好消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补发欠薪，可最后的结果全部让这些球员空欢喜一场，使他们俨然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一边是承诺的薪水拿不到，一边又是严峻的考级形势，更有来自家庭和生活的沉重负担。很多员工不得已只能依靠网约车或者送外卖维持生计，球员更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为这座城市的足球去浴血奋战，所有人都苦不堪言。

18日挂在俱乐部门口的横幅很快就被人收

走，劳动局有关人员也前来问候，可对于那些俱乐部员工和球员来讲，这一切都是于事无补。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再也没有驱动力继续新赛季的征程。

债务解决方面一直在博弈

武汉当代集团早就无力继续做这家重庆俱乐部的掌舵人了。因为连续几年母公司的运营危机，到如今母公司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俱乐部



也成为了母公司旗下的不良资产。这样的剧情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2021年年初，苏宁集团就爆发了危机，继而直接宣布刚刚夺冠的江苏队解散。当代集团不是没有这个想法，集团内部就有多个声音，一部分人认为可以直接解散俱乐部，这样一来以往的债务就可以效仿江苏队那样，直接赖掉。另一部分人认为足球俱乐部可以交还给重庆有关部门，这样一来也算是好聚好散。

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后者的思路基本上占据了主导，所以才在去年年初有股改框架。当时提出的是，重庆两江新区成为大股东，其他国资旗下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分别成为二、三号股东，当代集团仅保留10%的股份。当时在重庆市体育局的见证下，几方签订了意向协议，约定从去年5月1日开始，俱乐部的运营和一线队工资都由新股权方承担。当代集团要负责去年4月40日以前的所有债务。与此同时，两江新区与俱乐部签订赞助协议，每年以赞助方式给俱乐部注资5000

万元，第一笔资金很快就在去年到账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达成了一致。

但现在股改的困局也是落在了这里。去年4月30日以前的债务大致接近4亿人民币，且还不包括国际官司。而去年5月1日开始之后的运营费用和一线队工资，除了在12月份有一些补偿之外，其他的全部没落实。

球员当中不算已经离开球队的，现有球员被欠薪最长的有16个月了，俱乐部员工则是一年没有拿到工资，最短也有半年。在过去股改的

走向解散。天津泰达虽然一度也在解散边缘，但后来政府出面，将债务分割后逐步消化，最终津门虎得以续存并且无债一身轻。而那些案例不同的是，武汉当代并非重庆企业，一旦在政府部门接手球队之后，当代若要撕毁负责债务的协议也并非重庆这边能够去阻止的事情。

双方的博弈从去年延续到现在，一直僵持不下，直到重庆足球在这个月闹出震惊中国足球的巨大笑话。

股改周期漫长缺少担当

三年不间断欠薪，股改拉锯战也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重庆俱乐部方面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情况有点类似于之前已经完成股改的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俨然成为了烫手山芋。

重庆作为之前亚洲杯的承办城市，职业俱乐部的生存和股改一度引起过关注，包括体育总局在调研亚洲杯场馆的时候，就曾经开会强调过，俱乐部的股权改革和运营要同步进行。当时的重庆俱乐部已经属于勉强度日，根本没有因为亚洲杯承办地的身份和最高主管部门的过问而有过任何改观。

俱乐部只能将自己的情况逐级往上报，主管部门再往上报，可每次报上去之后都石沉大海。在诸多俱乐部都在寻求股权改革的大环境中，不乏改革成功的案例，也有摸索出新的生存方式的案例，可重庆俱乐部在一次次博弈中，在亚洲杯宣布易地进行之后，最后的生机也在一步步消亡。

这些球员和工作人员，为了重庆足球的火种和城市荣誉已经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没有工资和收入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坚持在岗工作，球员在赛场上捍卫城市荣誉。并且在知道当代集团即将彻底放手之后，球员们也认为可以放弃部分欠薪向股改涉及的几方妥协。这些人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和作为重庆足球一分子的担当。可是，很多人也奇怪，其他许多城市能够解决的事情，为什么放在重庆就解决不了？作为决策者和股改参与者的各方，真的有想过让这家俱乐部留下来的可能吗？

就在俱乐部员工和一线队球员拉横幅讨薪的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有关部门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俱乐部最终的命运，虽然官方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但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出现在每个人的心中了。

过程中，当代集团在俱乐部的高层多次和有关部门开会研讨股改事宜，市体育局领导也多次在球队罢训期间前往安抚，可是每次承诺的补偿欠薪，都没有兑现。

股改不能推进的症结就在于过去的债务如何解决，当代集团虽然在今年年初已经发了红头文件，承诺会解决过去的债务。可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代集团并非重庆企业，而且其母公司运营也遭遇了空前危机，他们想要分期分年限来解决债务的承诺，很难得到重庆市政府的信任。况且，如果有诚意解决债务，早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就已经开始分期偿还了。另外，站在当代的角度来看，如果重庆方面不完全接下这家俱乐部，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提前偿还债务的必要，因为如此反而会加重母公司的负担。

债务影响俱乐部股改的案例不在少数，就好比之前天津两支足球队先后遇到生存困境，天津权健因为母公司原因以及巨大的国际官司债务，而且遇到了不靠谱的接手下家的缘故最终